

浅析佤族婚姻习惯法及其现代转化

郭亮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 400031)

【内容摘要】婚姻习惯法是佤族传统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佤族婚姻制度的介绍,研究了佤族婚姻习惯法的具体内容、制度特征和社会功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习惯法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中的现代价值与转化路径。

【关键词】佤族 婚姻 习惯法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0)07-0080-03

每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都逐步形成了一套调试婚姻生活方面的习俗规范,以避免混乱的性竞争,实现生活秩序的安定,繁衍种族,哺育后代,完成人类种群的再生产;达成经济协作,形成共同分享的机制。在地域闭塞的滇西南佤族社会,传统的婚姻习惯法保证了当地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满足了社会成员的生存需求,族群意识也通过传统婚姻习俗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与强化。

近年来,西南政法大学在少数民族法文化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对佤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习惯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笔者于2006年12月、2008年1月和2008年5月先后三次深入佤族聚居的西盟、沧源、澜沧、孟连等佤族村寨考察其传统婚姻俗规。在调查中笔者采取观察和访谈等法人类学田野方法,收集了大量婚姻习俗资料、寨规民约以及婚姻纠纷解决的具体案例,并对整个调查过程做了详细笔录和现场拍摄。

一、佤族婚俗及其习惯法

(一)佤族婚俗

佤族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民主改革以前,在个别佤族上层和富户中也有多妻制现象,但不存在妻妾之分,各妻子间的地位是平等的。^[1]佤族社会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但逐渐有了父母的干涉,尤其是女子。佤族婚龄约为20岁上下,青年男女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可以谈情说爱了,恋爱的主要方式是“串姑娘”。在串姑娘活动中,男女青年分别组成不同的团伙,男的称为“包格洛”,女的称为“包斯诺”。每到夜晚,男女青年相约到其中某个女孩家或寨中公房里玩耍,通过唱情歌、吹口哨、梳头等形式,一旦出现相互中意的一对,其他人便会主动离开,此时男孩便会乘机索要或偷抢女孩身上比较贵重的饰物,如果女孩当时不拒绝,事后亦不索回,表明两人已经确定了关系。随后,男方家携酒饭、烟叶等

礼物去女方家提亲。女方家则打鸡看卦,如卦象吉祥,同意此桩姻缘,则留提亲的人吃餐饭,表示两家已经订婚;如卦象不祥,姻缘则有告吹的危险。但男女双方感情较深,坚持结合,跑到寨外同居一段时间再回来,父母也只得认可。

订婚以后,离结婚的时日就不远了。佤族结婚多在农闲时节择吉日举行,一般经历3-4天,若家境富有亦可延长。第一天,男方先在自家杀猪宰鸡、煮饭泡酒,宴请亲朋好友,随后客人们再到女方家吃酒祝福。第二天,男方家携一两猪(或牛)、酒米、烟草等礼物送给女方家,请女方亲友和村寨头人、长者吃喝。第三天,男方将新娘接回家(佤族很多村寨接亲时盛行“抢亲”习俗^[2]),其中双方舅父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之后再请魔巴杀鸡看卦,祭祀鬼神,告知祖先,祝福新人。第四天,新婚夫妇在男女伙伴陪同下地劳动会或上山砍些柴,以示不忘生产,把生产仪式和新婚相连是佤族婚俗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佤族婚姻习惯法

1. 严禁同姓为婚和乱伦行为

同姓不婚是佤族婚姻缔结中的一条古老禁令,即源自同一祖先具有血缘关系的男女之间禁止结婚。“同姓不婚”是人类根据长期生活经验,基于同姓不婚利于克服近亲婚配之弊害和氏族之间联合的现实经济考虑而产生的普适性禁忌。^[3]佤族先民囿于认识水平的局限,同时为了强化禁忌的神圣性,又为其披上一层神秘的原始宗教外衣。他们认为同姓为婚会触怒鬼神,上天会降临各种灾难(例如人畜突然死亡、雷电劈人、大涝或大旱等)对全寨人进行惩罚。同时,佤族先民还创造了“兄妹婚”传说给世人警示。“司岗里”创世神话记载:从前雷神也住在大地上,但因与其亲妹结合,触怒了鬼神,结果谷子总长不好,于是各种生物都去惩罚他,并且抄了他的家,雷神无处躲藏,只好搬到天上去了。^[4]

* 本文系2007年度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渝教科[2007]5号)“中国原始部落的法——西盟佤族法文化研究”成果之一。

* 作者简介:郭亮(1982-)男,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法文化。

对于同姓为婚或有乱伦行为者,习惯法(佤民称之为“阿佻理”)会对其处于最严厉的惩罚。人们可以将他们逐出村寨,处死,对当事者(或其近亲)抄家抑或任意砍杀寨中牲畜令其赔偿。

案例一^[4]:1957年春,西盟永广寨旱情严重。永广寨头人认为此必是有人乱伦所致,便派人暗中打探,果然发现夏姓艾香之养子与夏姓艾闷之妻乱伦。于是,大窝郎艾对敲响木鼓,令寨民来处理乱伦者。依照阿佻理,寨民可以砍死男方的猪、牛或随意砍死寨中牲畜令其赔偿。因而木鼓一响,即有很多人手持火把、长刀,边骂边砍,寨中家畜死伤无数。艾香养子吓得逃跑了。艾香当即请魔巴杀鸡祭鬼以求鬼神饶恕,并于事后向损失者赔偿。

2. 婚姻各阶段习惯法规则

除了同姓不婚和禁止乱伦外,还有许多习惯法规则贯穿于佤族婚姻缔结的每一阶段。佤族男女相爱,虽可同居一处,却不能发生性关系。依照阿佻理,女子未婚先孕为社会所不齿,结婚时应由男方出猪五只,请魔巴在木鼓房做法事祭鬼驱邪。^[5]

佤族订婚以后,双方便不得再参加“串姑娘”活动,否则会受到对方家族的严惩,婚约有被解除的危险。如果有人胆敢串已订婚的女子,根据阿佻理,他会受到该女子未婚夫家族的严厉惩处,赔猪、拉牛甚至被抄家,该女子还可能会被其未婚夫所抛弃。但在结婚之前,可以基于合理事由解除婚约。依照阿佻理,由于同居期间双方感情不和或是一方因虑及婚后另一方不能生育而悔婚解约,对于此种行为社会舆论是认可的。但如果因移情别恋而提出悔婚的,他(她)将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并要求赔偿损失。若男方移情别恋,应该赔偿女方一定数额的财物,如果是女方感情转移,则必须偿还男方订婚时所出的费用。

佤族结婚时有一项重要的习惯法规则,男方除负担结婚时的所有费用外,还须支付女方家族一定的聘礼,即“奶母钱”和“买姑娘钱”。“奶母钱”指的是女方父母抚育女孩长大成人的费用,一般为一头猪、一坛酒、一竹筒饭和一些钱,这笔彩礼结婚时必须付清。“买姑娘钱”则指的是女儿的身价,一般一至数条牛、猪(或一定数额的半开),遵循“母亲多少、女儿多少”的原则,即女儿出嫁时“买姑娘钱”的多少遵循母亲出嫁时的数额。“买姑娘钱”可以在结婚时支付,亦可婚后付清,已身付不起,则由子孙偿还。根据阿佻理,若结婚时男方没有付清“买姑娘钱”,婚后娘家随时都可催讨,如果拒付,娘家人可以到夫家拉猪、牵牛甚至抄家。佤族结婚时的聘礼很重,以前许多贫困多子的家庭支付不起,往往采取将婚后所生之女嫁给舅父之子的做法,以抵消其母的“买姑娘钱”,因而民改前的佤族社会盛行姑舅表婚。

佤族婚后强调夫妻双方相互忠实,如果有夫之妇与人私通,抑或有人胆敢调戏已婚妇女,依据阿佻理,本夫可以拉牛、抄家,严惩此男子,同时有权抛弃与人通奸的妻子。

案例二^[6]:解放前,小马散窝郎艾隆娶妻娜潘,娜潘本为阿莫寨人,原嫁窝努寨艾相,后因感情不和,私自离开艾相嫁于艾隆。艾相知道后,当即抄了艾隆的家,共抄走水牛7条、毯子1件、衣服1套。

佤族夫妻结婚以后,因感情不和或其它原因,可以离婚。虽然离婚现象不常发生,但实际上离婚自主,夫妻均可提出,然后请双方父母、寨中头人与老者吃酒见证,公布于众,此后男婚女嫁,互不干涉。阿佻理对此也有规定,如确属感情不和,妻子主动提出离婚,须归还结婚时丈夫所出的聘礼,若由男方主动提出,聘礼则可不还,但妻子离婚后另婚,不管离婚原先由哪方提出,新夫都必须向原夫交付其结婚时所出的“买姑娘钱”。关于离婚时财产分配和子女归属,一般情况下,妇女不分财产或分得少量财产,只有在男方有过错的情形下(有私通或虐待行为),才能在财产分配方面得到些补偿,子女通常归属男方。

二、佤族婚姻习惯法的制度特征与社会功能

(一)佤族婚姻习惯法的制度特征

佤族婚姻习惯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虽然在不同地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反映民族文化时,其共性却得到了集体无意识的认同。这种认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制度特征上。

1. 佤族婚姻习惯法与其原始宗教关系密切,体现维护公共意志的绝对权威。佤族先民为了强化阿佻理的神圣性,将一些重要的习惯法则与宗教禁规和民众生活联系在一起,使其具有反映集体意志的权威。例如,佤族先民为了禁止同姓通婚和乱伦行为,创造了鬼神惩罚的宗教信仰,认为一旦发生此类行为必将招致鬼神降灾,使全寨人面临绝境。正是因为这样的习惯法则与佤民的宗教信仰和根本生活利益密切相关,如果有人胆敢违犯,将面临全寨民众严惩。

2. 违法责任家族共同承担。佤族是一个重族源、重家族的民族,家族观念甚强,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如有违犯婚姻习惯法则的行为,违法责任家族共担。譬如依照阿佻理,男子胆敢串有夫之妇或者与其私通,将受到本夫家族严惩,可令其赔偿,牵牛、拉猪乃至抄家,如己身无力承担,则由其家族负责清偿。

案例三^[7]:解放前,西盟窝努寨头人艾夏娶妻两房,一次其外出时,大老婆与艾夏堂叔的奴隶私通。艾夏回来后得知此事,当即将奴隶打死,并向其堂叔索赔水牛70条。后经调解,赔偿15条水牛了事。

3. 习惯法的适用人人平等。民改前的佤族社会虽然出现了窝朗、魔巴、珠米等社会权威,但却始终没有超越氏族民主制的范围。具体到婚姻习惯法则而言,表现为阿佻理的适用一律平等,对全体佤民而言都具有普遍约束力,不存在凌驾于习惯法之上的特权阶层。笔者曾经采访过一位佤族学者,他的祖父田某是岩帅部落头人的儿子,因与同寨田姓女子通婚违犯了同姓不婚的禁规,被发现后两人俱被逐出寨门。

4. 不存在专门裁决纠纷的司法机构。先前佤族社会没有专职司法人员和专业化的审判组织,婚姻纠纷的调处一般通过以下途径获得解决:对于严重违犯婚姻禁规者(如同姓通婚、乱伦者),一般采取全体寨民共同严惩的方式;对于无故拒付“买姑娘钱”或通奸者,受害方可以通过自力救济(如牵牛、拉猪或是抄家)的方式求得赔偿;对于离婚以及财产处理则请寨中头人、族中长者共同协商调处解决。此外,

阿佤理还十分强调社会舆论的惩戒作用。女子未婚先孕、已婚女子参加“串姑娘”活动或与他人私通等行为会遭受社会舆论的谴责,不为其他社会成员所接纳。由于生存环境的闭塞,这种社会孤立与排斥是极其痛苦和可怕的。诚如人类学家布朗所指出的那样:“反社会行为唯一痛苦的后果是使他失去了别人的尊重。……这种方式是阻止反社会行为的有效方式”。^[7]

(二)佤族婚姻习惯法的社会功能

1. 满足个人发展需要。人的需要是多方面,既有自然性的需要,又有社会性的需求。但无论何种需要,都不可能仅凭个人意志单向度的直接获取,必须在结成群体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满足。佤族婚姻习惯法为本族群成员的生存、安全、发展的需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阿佤理对“串姑娘”、“公房制”的规定,有助于保护青年男女的恋爱自由,满足社会成员的社交需要和生理满足。

2. 型铸个体社会角色。佤族婚姻习惯法通过正向性指引和对违犯者制裁的方式,力图告诫本族群个体应当怎样行为,不应当怎样行为;理想的社会成员应该具备哪些条件。^[8]通过充分发挥阿佤理的指引功能、评价功能、教育功能和惩戒功能,从而在社会成员中树立起行为的准则,强化个体的社会角色意识,型铸合格的社会成员。

3. 维系社会运转功能。佤族婚姻习惯法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在于通过行为指引、调处和制裁的方式来规范社会成员的关系,保护社会生活秩序的运行,进而维系本族群的整体利益。例如,阿佤理通过对同姓相婚、乱伦和通奸行为的处罚与制裁,维护了习惯法的神圣权威,为民众的婚姻家庭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阿佤理对婚姻成立、缔结程序、夫妻关系等方面全面、具体的规定,有利于维护常态的婚姻秩序,保障民族人口的正常繁衍与延续。

三、多元视野下佤族婚姻习惯法的现代转化

如果说佤族婚姻习惯法的存在仍具有一定社会功效的话,人们自然会想到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看待民族地区现实的多重法律知识,在多元法律博弈中实现民族传统法资源与现代化法制的有机结合?这一问题已经引起民族法学界的高度重视。本文笔者仅以佤族婚姻习惯法的微观视角做些浅显探讨。

民改以后,包括婚姻法在内的官方法律制度以强势姿态进入佤族社会。虽然国家法在革除佤族多妻制、转房制和买妻制等落后婚俗方面功不可没。但从整体上看,国家法所代表的是佤族民众不熟悉的法律知识和秩序规则,与阿佤社会的生活逻辑和观念传统并不一致,因此很难为他们所自愿接受。结果在实践当中,佤族民众往往采取规避国家婚

姻法和官方诉讼程序的态度或者干脆依照阿佤理来调处矛盾纠纷,而不论其方式方法是否“合法”。西盟县法院李军庭长告诉笔者,法院每年审理的民事案件只有几十件,涉及婚姻纠纷的案件就更少了,国家婚姻法中的很多规定与阿佤理存在相当大的冲突而在当地社会难以照章适用。在现实生活中,佤族婚姻习惯法实际上仍起着主导作用,发挥着比国家婚姻法更为重要的规范、评价和惩罚功能。

不难看出,国家婚姻法虽表征着未来发展的趋势,但在佤族地区却处于一种“表达”着的地位,而作为自发形成的佤族婚姻习惯法虽带有初民社会的印记,却为当地民众所喜闻乐见。如何取长补短,消减两者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地域差异巨大、民族法律文化多元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具有普适价值。

那么问题解决的路径在哪里呢?笔者认为有两点至关重要。首先,民族地方应当积极弘扬各民族改良和承继传统习惯法的政策,充分保障和拓宽民族自治立法权和变通权,使得包括婚姻习惯法在内的各民族优秀法文化尽可能地为国家法所包容。此外利用政策引导,运用“乡(村)规民约”的形式,将优良的民族习惯法纳入地方自治的管理体系中,使其发挥积极作用。其次,要求民族地区的执法、司法人员在实践中结合具体案情,充分考量民族政策和社会影响,科学灵活的协调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关系。笔者在考察过程中曾经与佤族地区政府、法院、检察院的许多人士进行过交流,他们无一例外的强调要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对于民间依照习惯法调处的社会纠纷,只要不显著违法,都可予以认可,而不易过多的运用国家法进行干预。

参考文献:

- [1] 罗之基.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295-297.
- [2] 赵富荣.中国佤族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57-59.
- [3]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314-315.
- [4] 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175-176.
- [5] 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一)[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146.
- [6] 云南佤族社会调查材料之七[Z].1980年铅印本.
- [7] [英]A.R.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群岛人[M].剑桥:剑桥出版社,1922:52.
- [8] 高其才.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85.